

红尘新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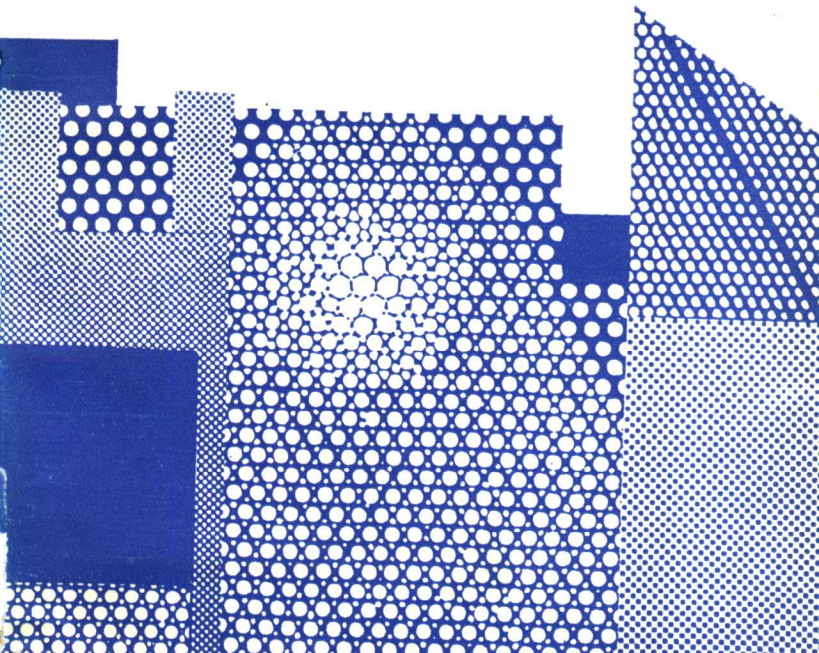
——深圳青年观念更新录

刘学强

红尘新潮

——深圳青年观念更新录

刘学强



责任编辑：西天锡 李绍辉

封面设计：徐 芸

红 尘 新 潮

深圳青年观念更新录

刘学强

*

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5 字数：85,000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16·1053 定价：0.70 元



葡萄——酒！

祖 慰

我之所以引用这幅幽默画作为序言的标题，是因为我产生了这样的反幽默的审美移情：觉得画中的吃葡萄的牛是本书的作者刘学强，而那位在接着葡萄酒的人是我。我懂，这幅画是揶揄那位可笑的接酒人的，但我是要对将要读刘学强的《红尘新潮》的读者说：“真的，我‘喝’过了，不是‘奶’，而是‘葡萄酒’。”

不信？那我就来写写“品味鉴定书。”

我初识学强是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相很年轻，可声音太老气。也许因为我学过声乐，能辨出他那声音像是40岁以上人已开始松

弛的声带所发出的主音弱泛音多的开岔声。我以这形象和声音的反差进而认识了他的另一个反差。当时，听花城出版社的作家兼出版家的易征说，刘学强和林雨纯两位年轻人合著了一本深圳的报告文学和散文集《深圳飞鸿》，由他和陈俊年“动手术整容”，改得稿纸上“血迹斑斑”。由此可见，当时刘学强的文章是稚嫩的。然而，他吸收信息的方法却特别的“老辣”。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他自己讲的利用特权“偷知识”。他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是初中毕业。先天不足。他当上了公社干部，主管“大批判”。这时，只有他有特权可以进入某中学被封掉的图书馆。当他一进发着霉味的书库，他就被要奉命去口诛笔伐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巴金、冰心等中外名家的书迷住了，迷到了竟起了“贼”心，要把这些书偷回去看。他为了精神平衡，还为自己找到了道德上的依据：“这些书堆在地上已经霉烂和遭虫蛀了，我代为保管更好些。这不叫偷！”不管怎么说他官

晃堂皇地进入图书馆为“大批判”找资料，且又不告而取地把巴尔扎克等带回小斗室中。每当他插上门、拉上窗帘取出由绣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黄挎包装的偷来之书时，心脏总是失控地狂跳。——这是政治上有被揭露可能的恐惧和文学上将能满足求知渴望的喜悦所造成的一时性心律失常。在那吸收美学信息有罪的可怖岁月里，他却能成功地运用中国古老的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瞒天过海”，因而使他在同代人中得天独厚，这不能不说是“老辣”。还有一个“老辣”是我亲身体验的。我本住在招待所，可他一定要把我弄到他的住所去住。除了有彩色电视机看和能听高级音响外，并无好招待。有一天他出外有事，只留下一包方便面，饿得我够呛！但是，他的到了燃点的求知欲，他的善于提问题的方式（爱因斯坦说过，聪明的问题比聪明的答案更有价值），使他变成了一个“榨甘蔗机”，我呢，成了被榨的甘蔗，心甘情愿地让他“榨”取我的主张杂交出新的“骡子文”

学”怪论。他“榨”取他人信息的手段不仅有“养食客”的古老味，还有用录音机录下你全部谈话的现代味。这一招是十分精明的。别人苦思冥想了一十年的问题所得的答案，至多只须一小时就能谈完。那么，那信息效益就是一句古话说的——“与君一席（一小时）谈，胜读十年书”。当然，一席谈有十年读书效应，两席谈就剩下“三年效应”了，三席谈就是“老生常谈”了。听说刘学强深谙个中奥秘，对深圳去的身上有大信息量的客人，第一次请进家去住，第二次到宾馆短时探望，第三次就躲着不见了。因此，常听到关于他的微词：急功近利，人情淡薄！不管怎么说，他在吸收信息方面是个少见的“精仔”。若用天文学名词来比喻，他的大脑像个负压极高的“黑洞”。

三年后，我们相逢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士别三年，刮目相看”。从一个被编辑在稿纸上“整容”整得“血迹斑斑”的业余作者，一跃而为中国作协会员，而且成了代表（后来，

他还被选为广东分会理事），写了大量的关于深圳特区人物的报告文学，简直成了这方面的垄断者，还写了大量的深圳青年新观念的说不清是散文还是论说文的杂交文章，散见全国许多报刊，赢得大批青年读者。（世界饮料之王“可口可乐”，其公司董事长在介绍他们的成功经验时说，如果商品适合当代青年的高味，便可能获得爆炸性的畅销，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文学作品能否屈尊与“可口可乐”类比呢？）刘学强的《愿当将军的士兵》的“杂交之文”，荣获全国青年报刊优秀作品一等奖。还有一些“杂交”的输出新观念的文章分别获各报刊的奖。当这些关于他的信息，在我见到他时一下从我的大脑存贮库里提取出来，再加上引起我新奇的直觉印象——穿着新潮流化了，发型和眼镜与世界青年同步化了，谈吐“第三次浪潮”化了，就使我产生了好奇心，问他：怎么从宝安县城里的“偷书看”的土包子，一下变成文学新潮流中的弄潮儿的？他的回答却相当公式化，说是深

圳的环境催化的——过时了的“环境决定论”！当然，也顺便把我恭维了一句：“你三年前教会了我要搞杂交，杂交的进化比自然进化快得多。”要不是这后一句话为我的兴味调了一下味儿，不然我会感到味同嚼蜡而不再去问“土包子怎么快速现代化”的问题——哈，我还是有虚荣心的，而且虚荣在此时还起到了提供心理能量的积极作用。

但是，想问，社会上也不行了，大家的大脑优势兴奋中心全在“创作自由”上，诚如巴甫洛夫所说，当大脑一点处于强烈的兴奋状态时，其他区域就会处于弥漫性抑制，因而关于他的探秘就被弥漫性地抑制掉了。

今年八月，我应邀来深圳写一篇全景性的报告文学。还好，尽管我和他已是第四次见面，他并没有躲开我，而是来宾馆看了几次，还把我请到要付外币的咖啡馆，用咖啡来“榨”我的信息了。我也不“傻”，不再专搞信息负输入的“亏”事，也反“榨”他。我把他拉来同我一起写这篇很难写的报告文学《深

圳经纬》。在共同采访中，我才明白了他在作代会上说的“深圳的环境催化了他”这句话。深圳快速成长的青年不是他一个。一位二十六岁的“工农兵大学生”，却成为世界先进水平的超高层建筑滑模施工的专家；一位二十一岁的中专毕业生毕业两年内“投标”两个建筑设计，战胜了大设计院中的大设计师，成了设计界的名人；还有一位本是公社武装部部长的“不爱红装爱武装”青年妇女，一下成为深圳三大企业家之一，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为国家盈得了大利，而且掌握了一套现代化管理经验，还有刘学强这样的文学青年……深圳有点像魔术师的柜子，放进去一头狮，蒙上布打一枪，再揭布时，柜子里走出一位健美的美女。这“魔柜效应”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揭开魔术之底觉得一点也不神秘。

“底”之一是深圳的信息环境因开放而先进。经济学信息先进，管理学信息先进，建筑学信息先进……人才只可能产生在先进的信息环境中。如果爱因

斯坦生长在印地安人的原始部落里，最多是一名好弓箭手，绝不会写出相对论。然而，人们易于承认深圳的经济等信息先进于内地，不会同意文学信息先进，反而认为那儿是窒息作家的“文化沙漠”。不，不是这样。文学信息之一是生活中的人物。如果这个环境中涌现大量的属于未来方向上的先进人物，这个文学信息环境就是先进的。刘学强的文章证明了这种先进人物群给他的笔催生出许多新花。此外，文学信息还包括先进的审美价值观念。在那里，因为是个文化窗口，可以买到许多内地买不到的书。在刘学强的书柜里，早就有了港台出的未来学著作《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大趋势》，还有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其他心理学、美学、文学、自然科学等著作。此外，还可以通过电视看到当今世界的优秀影片和电视（虽然糟粕不少，但你有权进行选择）。这样，如果应用得当，深圳的文化信息与世界文化信息的时差就比内地小得多。正是因为刘学强

善于应用这个优势，《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有影响的大报才会拿出金贵的版面连载和不断登载他的谈新观念的文章。按理，写人生哲理的文章不应该是入世不深的他，而应该是练达人情、世事洞明的年长者；可是他写了许许多多。并非一定是智能优势，而是信息时差上的优势使然。

“底”之二是有着丰富的激励因素。首先，那里在崇尚体育精神——竞赛精神。如果没有比赛，如今人类绝不会有跳二·四一米的记录，恐怕连一·五米也跳不过去。竞争是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马达”，当然也是文学进步的“马达”。深圳的一批青年作者都在用笔比着。因为那儿是个“移民城”，没有谁可压制谁，更重要的是，那儿的领导特别重视机会均等式的比赛，特别爱才，所以，只要有才能，谁也压不住谁。这样就提高了智能的开发力和智能应用的有效率。

“底”之三是刘学强等自觉地寻求先进的方法论。他说，到月球上去，用脚

走不上去，只有坐阿波罗登月火箭。目标变了，方法也得更新。他说，他把我的“骡子文学”邪说也当作了他的一种方法论。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论文和散文的杂交产物。这样，我就不便多说了，不然就会有利用抬高刘学强来鼓吹自己之嫌。唉，没想到人际关系也能限制“创作自由”。

但是，对他的“杂交”我不敢恭维太多。我认为，他还是停留在“来料加工”阶段，把一些新的审美价值观作为“软件”，以深圳的新人新事作为信息载体，由此输出到读者脑子里去。他还没有进入到多元杂交出新的阶段。所以，我以为他像题首画中的一头牛，吃葡萄，从乳房里流出来的只是葡萄酒。虽然足以令人高兴，但是他还没有能做

可以理解的感情



到吃下草去而变成营养成分比葡萄酒丰富得多的牛奶。不过，他会做到的。

我第一次为他人写序，以往都是谢绝的。为什么这次愿意写？可能是出于右面那幅幽默画指出的原因：他说他的杂交文章有点像我的……

目 录

- 1 写在名片的背后
- 13 这天，我要续写日记
- 24 你的兴趣是什么？
- 31 碰撞与交接

- 40 哦，面子
- 47 应做就去做
- 54 且说“听话”
- 60 “身”与“心”
- 66 也许，该是二十而立了
- 73 “我”的升值
- 82 愿当“将军”的“士兵”
- 88 无功便是过
- 93 网络生活的你、我、他

- 98 嵌入文明的架框
- 103 并非难念的“经”
- 108 “要钱要命”的地方？
- 113 花钱也是一种艺术
- 120 音乐的洗澡
- 127 绿色的裙裾
- 134 横看成峰侧看成岭
- 139 村庄里的都市
- 144 他们只是一撮盐
- 152 有那么一支寒暑表
- 158 在于追求的本身——代后记

写在名片的背后

时间在升值，空间在贬值，见面，我递上名片，他呢，同样回报了自己的名片。既节省时间，又缩短了勾通的空间。往日用笔记的通讯录不知甩到哪个旮旯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张张名片象叠影似的构成了自己的网络生活图。

有意思！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光明日报社别出心裁送给作家们的礼物——不是书而是一本精美的名片册，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诚然，有人不受用，那位来自大西北的作家耸肩对我苦笑：“装名片用的？试问我们这些爬格子的有多少人有多名片？倒不如送笔记本或通讯录，实用”。

“老兄呀，”来自羊城的作家马上揶揄了他一句，“我们都有名片，这小玩艺有何新奇？不信你问问来自特区的作家”。

不新奇，也新奇，我没有考究名片何时流行世界，但其介入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乃是对外开放后这几年之事。或许因为名片属于个人的标志，